

天上的宫殿：日本前期中世神道的伊势神宫话语

刘琳琳

(北京大学 日语系, 北京 100871)

摘要：有关空间神圣性的话语是日本中世神道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前期两部神道中对于伊势神宫的神圣来源存在两种诠释模式，一是认为等同于“日小宫（日宫殿）”，二是认为等同于大梵王宫。“日宫殿”模式背后反映了佛教中日月宫殿并立的世界模式，由此引申出内外两宫并立对等的观点。在“大梵王宫”模式中，两部神道创造出天御中主神与天照大神居住在大梵王宫、倭姬移大梵王宫而建造伊势神宫、丰受大神从初禅天飞下一处双坐等新的神话叙事。前期伊势神道接纳、延续了这些新叙事，保留了基本的情节结构，但没有采用“日宫殿—月宫殿”和“大梵王宫”的表述方法，而是把佛教的空间概念全部置换为本土色彩较多的“日小宫”。伊势神道对记纪神话和佛经等多种文化资源，进行拼接和改编，据此阐释了伊势神宫这一神圣空间的意义。

关键词：伊势神宫；日小宫；大梵王宫；中世神道；神圣空间

中图分类号：B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6—0021—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7.06.003

一、宗教空间问题与伊势神宫

“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如这句俗语所说，天空与大地对于人类来说，首先是一个生活在其中的空间。空间与时间一样都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主要范畴。每个特定的宗教，其教理教义中一般都包含了特定的空间观念，同时又通过具体的信仰空间或曰宗教场所使得其空间观念可视化。在宗教学研究史上，米尔恰·伊利亚德就特别重视宗教空间的研究，他指出全世界的宗教场所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即用象征手法模仿宇宙，形成或者创造出“小宇宙”。日本神道教一直非常重视信仰空间，表现之一就是在其发展史上，先有祭祀神灵的空间——神社，后来才出现阐发信仰观念的文本。

因此，本文思索的焦点不在于“神”，而是“神圣的空间”，力图探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具体的宗教文化中，人们如何为一个空间赋予或者创造出神圣性质，使其由世俗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变成值得人们顶礼膜拜的空间。神道教中人为创造的神圣空间首先是神社。关于神社的空间神圣性的研究，至少有两个切入角度：一是直接从神社建筑的结构、布局、风格入手；二是从与神社有关的思想性文本入手，解析不同时期的人们为空间赋予的思想内涵。本文采用文本研究的方法，以伊势神宫为考察对象，因为伊势神宫从很早就是日本神道教里地位最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神圣空间，而且在思想史上，神道思想领域最早形成的两个流派——两部神道和伊势神道，都与伊势神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两部神道和伊势神道在思想来源上一个依

收稿日期：2017—01—21

作者简介：刘琳琳（1973—），女，山东济宁人，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神道教、中日宗教文化交流。

据佛教，另一个更多地借用中国本土文化，但有意思的是，它们在内容上却有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都大篇幅涉及伊势神宫的空间神圣性，包括伊势两宫的建造缘起，天照大神迁移各地最终稳定地镇座于伊势神宫的历程，以及神宫建筑结构的文化意义。这个基本事实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现有的中世神道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外两宫祭神的性质、地位的话语，以及数量众多的神道文献成书的时间。本文则从神道思想和具体的信仰空间两个领域的交叉点切入，解析中世前期神道思想的主要文献中关于伊势神宫的话语，希望发现中世佛教界和神道界是如何形成和表述关于神宫的空间神圣性话语的。

文章依据的文献主要是 13 世纪之内成书的。前期两部神道是指《丽气记》系列以前的神道文本，其思想中密教色彩比较明显，代表文献有《三角柏传记》《中臣被训解》《大和葛城宝山记》《伊势大神宫瑞柏镇守仙宫秘文》（以下简称《仙宫》）和《两宫形文深释》（以下简称《深释》）等。^①参与创作者主要是与园城寺、仙宫院有关的人。前期伊势神道主要是指著名的《神道五部书》系列，此外笔者也参考外宫神职度会行忠编写或者抄录的其他文献，如《神皇系图》。伊势神道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两部神道明显的影响，准确的说，两部神道思想出现在前。后来在 13 世纪 70—90 年代，在蒙古侵略日本的时代背景下，以度会行忠、度会家行为代表的外宫神职受两部神道文本的影响和启发，假托古人，编写出《神宫三部书》等一系列关于伊势神宫和神道的著作，或者将原来秘密收藏的一些文献（他们声称是古人编写的）抄录出来公开化，比如五部书中成书最早的《宝基本纪》。而同时两部神道方面也出现了多达 18 卷的《丽气记》系列，不过编者不明。这样，在镰仓时代到南北朝时期，伊势神道与两部神道并行发展，相互借鉴，分别创造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神道话语。两部神道依据佛教概念和理论框架对神宫和记纪神话进行新的阐释。而伊势神宫的神职则倾向于依据中国的特

别是道家和道教的理论，同时吸纳了一部分佛教的思想和概念，两者结合从而编创出不同于记纪神话的新的神话故事情节。

二、两部神道的伊势神宫话语

如前所述，两部神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伊势神宫的，涉及到神宫的祭神、神宫建立的过程、建筑和相关器物的宗教意义。而其解说宗教意义和编创神话的理论框架是佛教，主要的理论资源是密教的胎藏界、金刚界两部思想，因此得名为“两部神道”。除此之外，还依据其他佛教文本资源对记纪神话进行内容改动和重新编创，如原始佛教经典《长阿含经》中复杂的天界话语。笔者发现两部神道对于伊势神宫的认知存在两种模式，一是认为神宫是神话中的“日小宫”与佛教的“日宫殿”。二是认为神宫就是佛教里大梵天王居住的“梵王宫”。

（一）天照大神、日小宫与佛教的“日宫殿”

神宫神圣性的赋予与展示，与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日小宫”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多数伊势神道文献，以及一些两部神道文献都认为神宫的起源是天上的“日小宫”，因此要首先明确“日小宫”的由来。实际上，“日小宫”并非是到了中世神道才出现的概念，它就是《日本书纪》中提到的“日之少宫”。“日之少宫”和“日小宫”文字表述略有出入，但是日语都读作“ひのわかみや”，因此视为同一事物是没有问题的。在记纪神话中，“日之少宫”是个很生僻的概念，仅在《日本书纪》中出现过一次，《古事记》中没有。其出现的语境是伊弉诺尊完成生育国土和诸神的任务之后，“功既至矣，德亦大矣。于是登天报命，留宅于日之少宫”。从名称来看，此宫殿与太阳有关。但是《日本书纪》的记载非常简略，只能推断这是在高天原即天上神界的一个宫殿，缺少关键证据来推断它和

^① 《仙宫》可能成书于仁治到文永（1240—1274）之间，《深释》距离《仙宫》不远，但学界目前还没有明确两者成书的前后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影响关系，因此笔者把两者视为同一时期成书、且性质相近的两个神道著作。

天照大神的关系。然而镰仓时代出现的两部神道，对于“日之少宫”的相关情节进行改动，从伊弉诺尊在天上居所正式明确变成了天照大神的宫殿。例如在《仙宫》和《深释》中，伊弉诺尊留宅“日小宫”的神话情节被改动为伊弉诺尊把天照大神送到天上之后，天照大神居住在“日小宫”。《仙宫》有“不宜久留此国，自当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事。日神留宅于日小宫、遍照十方而令利众生……”^{[1]399}。《深释》也有“伊弉诺、伊弉册二神喜曰：‘……自当早匿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日神即留宅于日小宫焉。”^{[1]433}“日神留宅日小宫”情节，看似无关紧要，但却是提高神宫本身神圣性的重要一环。因为通过这种编创，“日小宫”与太阳神的关系明确下来，这样就为伊势神宫特别是内宫与“日小宫”、即地上的神道空间与天上的神圣宫殿之间构建等同关系打下了基础。

《仙宫》对于“日小宫”没有更多记述，而《深释》在前述的新情节之外，进一步把伊势两宫分别等同于日天子居住的日宫殿和月天子居住的月宫殿。《深释》在“日神留宅于日小宫”之后，详细描绘了“日小宫”的景观：“宫殿相曰日。有二义。一曰住常度、二曰宫殿。宫殿四方远见、故围寒温和适天。金颇梨所成。”^{[1]434-435}此后描述日月宫殿都是用黄金、玻璃等贵重材料建成，有七重栏楯、七重宫墙等等。实际上《长阿含经》的《世记经·世本缘品》中有着几乎同样的描绘，“日有二义，一曰住常度，二曰宫殿。宫殿四方，远见故圆，寒温和适，天金所成，颇梨间厕。”将两个文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真福寺善本丛刊《两部神道集》收录的《深释》的标点与《长阿含经》相应部分的标点有所不同，并且《深释》在引用时出现抄写错误，把“圆”写成“围”。这也是真福寺版本中这一段文本晦涩难解的原因。笔者认为，《深释》明显是把日月宫殿与内外两宫分别对应起来，依据日月宫殿的景观话语来想象两宫的景观。而“日小宫”这个名词则是作为“两宫=日月宫殿”话语的中间过渡环节。即借用日本神话原有的“日之少宫”语言表象，填充以日月宫殿壮丽辉煌的形象描述，最终把两宫转换成佛教的日月宫殿。实际上这一神圣

空间话语是更大的关于两宫祭神的性质话语的组成部分。把天照大神视为日天子，外宫丰受大神视为月天子，基于日月天子以及他们居住的日宫殿、月宫殿的观念，形成了关于二神神性的佛教化的话语体系。平安时代末期在本地垂迹观念的影响下，非常流行把两宫祭神的性质进行各种再解释，其中最常见解释模式是认为丰受大神等同于天御中主神，而天御中主神又等同于佛或者其他神圣存在。日天子、月天子的说法就是其中一种形态。更有名的是主张天御中主神是金刚界大日如来的化身，还有如下文所见的“天御中主神是大梵天王化身”的说法。笔者在以前发表的论文中把这一类关于神佛关系的阐释方式称为“同体说”^[2]。“同体说”的目的在于通过建立神与佛、菩萨、诸天等同的置换机制，把佛教的神圣存在的属性转移到神宫祭神上面。

（二）大梵天王与大梵王宫

在两部神道文本中，与“伊势神宫=日小宫（日宫殿）”模式并存的还有一个新的模式，即神宫建筑是大梵王宫、是倭姬移天上大梵王宫而建造的。该说法最早还是见于《仙宫》：“天皇御宇，大和姬皇女，承皇天严命，移大梵王宫而造伊势内外两宫焉。”^{[1]400-401}这个新的神宫话语是在天御中主神与梵天王同体的话语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丰受大神、天御中主神、梵天王同体说的萌芽在《中臣祓训解》中就出现了。《中臣祓训解》用佛教思想来诠释神道的《中臣祓》里的概念，其中对于高天原的解释是“高天原，色界之初禅，梵众之天。三光天。”^[3]佛教的世界观非常复杂，择要而言，是把世界从低到高分三大部分，低处是欲界，中间是色界，上面是无色界。色界又分为四个禅天，初禅天是其中最底层的。初禅天的主宰就是大梵天王，简称为“梵天”。梵天又是佛的弟子和辅佐者。《中臣祓训解》正是把神道的最高神圣空间——高天原理解为佛教色界最底层的位置。这暗示了高天原的所有神灵，包括天御中主神、天照大神在内都是在初禅天的神，地位都低于佛和菩萨。但这仅仅停留在暗示状态，而且并没有直接提到大梵天王居住的宫殿，即梵王宫。《神皇系图》中明确了天御中主神与梵天的同体关系，不仅如此，还把梵天王细分为

尸弃大梵天王和光明大梵天王。该文认为，宇宙的始源神是国常立尊，他的化身是天御中主神，“所形名曰天御中主神，亦尸弃大梵天王，故为大千世界主矣。”该文还叙述伊弉诺、伊弉冉化生日神与月神之后，“三昧世界建立日月是座。凡上座时名之尸弃大梵、光明大梵，下座时名之尸弃光天女、天照太神遍照智光。”^[4]《神皇系图》仅仅指出尸弃大梵、光明大梵和日神、月神、天照大神之间的对应关系，没有形成更多的神话，而且关于这种对应同体关系的叙述还是比较凌乱的。到了《仙宫》阶段，则确立了尸弃大梵与天御中主神、外宫，光明大梵与天照大神、内宫清晰的对应关系，“尸弃大梵天皇，此云天御中主神。亦名伊势国天照坐丰受皇太神宫是也。光明大梵天皇，此云大日灵贵。亦名号伊势国天照坐太神宫是也。”^{[1]397}

日本学者伊藤聪指出尸弃大梵与光明大梵的话语源自于《法华经》：“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与其眷属三万天子俱。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尸弃大梵，光明大梵等，与其眷属万二千天子俱。”^[5]不过笔者发现，《华严经》也有关于尸弃大梵的记述，《华严经》的《世主妙严品》中记载，大梵天王系列有多个梵王，按顺序第一个就是尸弃梵王，还有“善慧光明天王”“寂静光明眼天王”“光明照耀眼天王”等以“光明”命名的梵王。因此梵天等概念其实并非《法华经》才有，而是在多部经书中都被提到，是佛教庞大的神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以上天御中主神、天照大神分别与尸弃、光明两个大梵天王同体的基础上，《仙宫》编创了倭姬移大梵王宫造内外两宫的新神话，笔者认为这种编创的目的在于显示地上的伊势神宫是天上的神圣宫殿的投影。

（三）内外两宫祭神“一处双坐”神话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内外两宫祭神“一处双坐”的新神话。这个神话单元也是内外两宫空间神圣性话语的一个部分，主要意义是强调二神共

同居住在同一空间，具有同等的神圣性。《仙宫》中最早出现了“丰受从天上飞下来与天照在地上世界一处双坐”的情节，其表述是“丰受大神从初禅飞宫而下下来来，以现种种形，度众生，与日神一处双坐也”，并且说明了该情节的来源——“盖如涅槃经所说”^{[1]400}。《涅槃经》传入中国后，前后出现过多个译本。笔者在唐代若那跋陀罗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后分》上卷发现了相关的叙事，它讲述在佛涅槃的时候，“尔时，娑婆世界主尸弃大梵天王知佛已入涅槃，与诸天众，即从初禅飞空而下，举声大哭，流泪悲咽”^[6]。对比《仙宫》的原文，笔者认为，《仙宫》中“飞宫”很可能是笔误，应作“飞空”。丰受大神从初禅飞下来的情节是对尸弃大梵天王飞空而下的改写，《仙宫》的编写者基于“丰受大神=天御中主神=尸弃大梵天王”的连环等同关系，选择了佛经中与尸弃大梵天王有关的一个情节。但是《大般涅槃经后分》里没有尸弃大梵天王与日神双坐的情节，这是《仙宫》作者自己编创的情节，其目的是突出丰受大神与天照大神地位等同的关系。

总体来看，两部神道中对于两宫祭神性质的阐释有两种模式，一是日天子一月天子模式，二是尸弃大梵—光明大梵模式。相应的带来对内外两宫神圣起源的不同诠释，一个对应日宫殿一月宫殿，另一个对应大梵天宫。在“日月宫殿模式”中，来源于神话的“日小宫”概念只是建构“日宫殿”话语的中介。两个模式都是把神道的神与神宫纳入佛教诸天与世界的结构中，但所涉及的神在佛教的神佛秩序中地位是不同的。尸弃大梵天王其实是梵天王的一个具体的名字，居住在色界初禅天，日天子和月天子则是在欲界。大梵天王是婆罗门教中宇宙主宰神，也是创造万物的神，日月宫殿明显是在大梵天王之后出现的。里面居住的日天子、月天子的地位当然低于大梵天王。^①笔者认为，用日月天子模

① 《长阿含经》的第30章《世记经·世本缘品》记载了每一个劫及宇宙循环的初始阶段，“火灾过已，此世天地还欲成时，”先有梵天王出现，创造世间一切万物。“先生梵天即自念言：‘我是梵王，大梵天王，无造我者。我自自然有，无所承受，于千世界最得自在，善诸义趣，富有丰饶，能造化万物。我即是一切众生父母。’”此后光音天的众生吃了叫做地味的甜蜜食物，降落到世间的地上之后，才“取日宫殿，著须弥山半，安日道中，东出西没，周旋天下。”此后才有了月宫殿。

式阐释两宫祭神，是着眼于天照大神的太阳神性质。丰受大神因为需要适应这一模型而被解释为月天子或者月神，外宫也相应地被视为月宫殿。其实丰受大神在记纪神话中根本不是月神。但佛教方面运用日月天子模式进行再解释，就完全改变了丰受大神的性质，形成了月神话语，对于伊势神道影响很大。而用大梵天王模式来阐释，则是着眼于外宫祭神，把天御中主神等同于初禅天的大梵天王。两部神道更重视大梵天王模式，这个模式也有着较强的产生新神话的能力，倭姬把梵王宫移到地上建伊势神宫、尸弃大梵天王从初禅天飞下来与日神一处双座等情节就是在这个模式的基础上被编创出来的。

三、前期伊势神道的日小宫话语

目前日本学界最新研究认为，前期伊势神道的代表性文献《神道五部书》都是文永、弘安年间成书的，而且极有可能就是外宫神职度会行忠本人编写的。五部书中的每一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于神宫空间的叙述，特别是《宝基本纪》的主题正是关于神宫的建造缘由和建筑本身的神圣性。这些话语的特点是，没有采用两部神道的日宫殿和梵王宫模式，但同样存在着“神宫等同于日小宫”的话语，而且“日小宫”在此类话语中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包括以下两个关键情节：

（一）“倭姬移日小宫”情节

首先，《神道五部书》中也有天照大神被送到天上之后留宅于“日之小宫”的话语，见于《天照坐伊势二所皇太神宫御镇座次第记》（以下简称《次第纪》），其他4部书中没有。《次第纪》是《神道五部书》中成书最晚的，明显晚于《仙宫》和《深释》，因此可以推断，伊势神道这一话语是五部书编者参考、吸收两部神道的结果。

《宝基本纪》中记载，在垂仁天皇年间，倭姬要求物部八十氏的众人“即承皇天之严命，移日小宫之宝基，造伊势两宫焉”^{[7]66}。这里除了“日小宫之宝基”的表述之外，与《仙宫》完全相同，因此笔者推断《宝基本纪》采用了《仙宫》的情节，只是把佛教

的大梵天宫改成了日本神话中的日小宫。《神道五部书》在记纪原有的天照大神镇座伊势的故事基础上，新增加了把天界的太阳宫殿移到地上的叙事，设计这种情节之目的在于凸显神宫选址是秉承神意，并以天界的神圣宫殿为依据，因此其神圣性就呈现出来。

《倭姬命世记》在叙述移造日小宫的情节时，还加上了一个新的细节，即天照大神从天上投下神宝和“日小宫图形”的神话。《倭姬命世记》记载，垂仁天皇25年，倭姬到达伊势一带，遇到猿田彦的后裔大田命。

倭姬命问：“可有适合建宫殿之处？”

大田命答：“佐古久志吕宇治的五十铃河上游，有大日本全国最为殊胜之灵地。其中有老身三十八万年之间未曾目睹之灵物，光辉照耀如日月。老身尝思，此绝非寻常之物，必主神灵出现，彼时可现此宝物。”倭姬即前往彼处观看，此宝物乃是昔日大神立誓曰“丰苇原瑞穗国之内、伊势风迅之国，有佳处可做宫殿”之时，从天上投降天之逆太刀、逆杵、金铃等。于是倭姬甚喜。^[8]

也就是说，大田命报告说，五十铃河上有灵物，闪耀光芒如日月，他认为不是寻常之物。倭姬去看，发现是以前天照大神从天上选定伊势这块风水宝地的时候投下的神宝。因此倭姬知道这块土地符合天照大神心愿，适合作为神宫的选址。此情节在《传记》中记述基本相同，只是投下的物品中多了“日之小宫之图形、文形”^{[7]30}。增加“日小宫图形”说法的目的在于，明确展示伊势神宫是根据“日小宫”的图形而建造的，神宫里的主要神宝也是来自天上。这个新加上的故事进一步增强了神宫空间的神圣性。笔者查阅了两部神道方面的文献，都没有这一细节，因此推断，这不是依据佛教概念和佛经故事，而是五部书编者自己的编创。

（二）伊势神道“一处双坐”话语

前述《仙宫》中丰受大神与天照大神一处双坐的叙事单元中并没有特别指出是在哪个地方一处双坐，如果仔细研读原文可以推断就是在伊势，即指现实中的两宫在伊势共存的状态。但是

《传记》中则叙述，崇神天皇 39 年，即天照大神在伊势镇座之前，曾经“迁到丹波的与佐宫，供奉四年。今岁止由气皇太神天降。”《传记》编者形容二神同在丹波国的状态是“合明齐德，如天小宫之状，一处双座”^{[7]31}。在《次第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此处“止由气皇太神天降”与《仙宫》中丰受大神从初禅天飞下的情节非常相似，由于《仙宫》成书早于《传记》，且在三部书中也引用过《仙宫》的一些内容，因此可以推断《神道五部书》记述的“丰受大神天降”情节是受到“尸弃飞下初禅天”话语的启发。但是此前传统的神道文献显示，丰受大神飞下情节是无中生有，而且天照大神也从来不曾迁居到丹波国。迁居情节完全是以度会行忠为代表的外宫神职编造的，后世学者如江户时代的吉见幸和对于度会行忠的任意杜撰也猛烈批评。度会行忠等人编创天照大神迁居神话的目的，其实在于增加了一次天照大神与丰受大神在地上世界一处双坐的机会，强调了丰受大神与天照大神之间对等的地位，这是二宫对等与紧密连带的关系在神圣空间问题上的体现。这个新的神话情节的功能在于增强外宫空间的神圣属性。

结 语

以上两部神道和伊势神道的话语显示，关于空间神圣性的解说是中世前期神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期两部神道对伊势神宫的神圣来源同时存在两种诠释模式，一是认为等同于“日小宫—日宫殿”即太阳神的宫殿，二是认为等同于大梵王宫。“日宫殿”模式反映的是佛教日宫殿—月宫殿并立的二元论世界模式，由此引申出内外两宫并立对等的观点。在“大梵王宫”模式中，两部神道创造出一系列新的神话叙事，包括天御中主神与天照大神居住在大梵王宫、倭姬移大梵

王宫而建造神宫、丰受大神从初禅天飞下一处双坐等。伊势神道则基本上接纳、延续这些新叙事，保留了基本的情节结构，但把其中佛教的空间概念全部置换为本土色彩较多的“日小宫”。此前研究界多认为伊势神道的特点是排除佛教，转而利用中国道家思想，笔者通过文本分析发现，伊势神道的主要编创者对于佛教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吸收两部神道的神话叙事模式，同时加入一些新编创的情节，形成了新的空间神话，如天照大神迁居丹波国与飞下来的丰受大神一处双坐等。伊势神道对于记纪神话和佛经叙事等多种文化资源，运用拼接和改编的方法，阐释了伊势神宫这一神圣空间的含义，即神宫是天上的太阳宫殿在地上的再现，其建立的缘由是秉承神的意志，建筑空间布局都遵照日小宫的景观图形，因而在现实世界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而伊势神道处理本土神话和佛教等文化资源的具体手法，体现了外宫神职现实主义的意图，即提高外宫的地位，使之与内宫形成平等并立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阿部泰郎.真福寺善本叢刊 6 两部神道集[M].京都:臨川書店,1999.
- [2]刘琳琳.日本近世关于伊势外宫地位的论争[J].日本问题研究,2014(4):36—43.
- [3]大隅和雄.日本思想大系 19[M].東京:岩波書店,1977:44.
- [4]国書刊行会.統統群書類従 1[M].東京:国書刊行会,1988:208.
- [5]伊藤聡.中世天照大神信仰の研究[M].京都:法藏馆,2011:164.
- [6]大般涅槃经 4[M].岱山:岱山县鸿明印刷有限公司,2007:439.
- [7]塙保己一.新校群書類従 1[M].東京:内外書籍出版社,1928.
- [8]塙保己一.統群書類従 1(上)[M].東京:統群書類従完成会,1959:56.

[责任编辑 孙 丽]

The Palace in Heaven: Ise Shrine Discourse of Early Medieval Shintoism in Japan

LIU Lin-lin

(Japanes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 space sanctity is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Shinto ideology in middle ages. The origin of Ise Shrine sanctity has two interpretations according to early Shinto theories. One supposes that the sanctity of Ise Shrine is equal to the Hino-wakamiya, and the other one thinks it's equal to the Palace of Brahma. The Hino-wakamiya mode reflects a universal pattern which the sun palace and the moon palace are compatible in Buddhism. Thus, the view comes out that the inner palace and outer palace are compatible and equivalent. In the Palace of Brahman mode, Shinto created new mythical stories, such as Am-
enominakanushi and Amaterasu live in the Palace of Brahma, Yamato-hime built Ise Shrine through moving the Palace of Brahma, Toyouke-Omikami flew to next place from first meditation heaven and wait for the new, etc. The early Ise Shinto accepted and extended these new mythical stories, reserved the basic plot while it didn't use the word "the sun palace, the moon palace" or the "Palace of Brahman. Buddhistic space concepts were all replaced by more native word like Hino-wakamiya. Ise Shinto has stitched and adopted many kinds of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Japanese mythologies and Buddhist scriptures, therefore it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Ise Shrine as sacred space.

Key words: Ise Shrine; Hino-wakamiya; palace of Brahma; medieval Shinto; sacred space